

戇大阿二传

革命之路

GE MING ZHI LU

邹平 / 著

阿二的个人生活史

阿二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小人物，生于50年代，大名为革命。
他的人生经历映衬出新中国三十年的变迁轨迹，他的喜怒哀乐
折射出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情事。

 文匯出版社

慧大阿二传第一卷

革命之路

邹平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之路 / 邹平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懋大阿二传)

ISBN 978-7-5496-2153-8

I. ①革…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3199 号

懋大阿二传第一卷

革命之路

著 者 / 邹 平

责任编辑 / 陈润华

特邀编辑 / 黄 可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21

ISBN 978-7-5496-2153-8

定 价 / 39.00 元

(本小说得到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 年重点创作项目资助)

前言

2012年1月25日,我对长篇小说《陆机:乱世文豪》作了最后修改,遂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得到上海文化基金会的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资助而终于能出版,这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像个贪吃的孩子,刚吃下个桃子就想再吃个芒果,心里竟想着下一部长篇小说该写什么题材。

按照一般的创作规律,我应该继续写历史小说,但我生性不愿循规蹈矩。正如许多人退休后不再写文章,即使写也守在自己的领域里,可我却偏要从文艺评论一下子跳到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只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避免老年痴呆——当然也有摆脱职业束缚后想自由地写作这种古怪念头在起作用,但在我看来,改变写法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大脑的潜力,定能延缓老年痴呆症找上门来。每每有人问我怎么会想起写长篇小说,我均以此相告,但都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于是我决定写我经历过的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和生活。

这个时候,我年轻时在橡胶厂当工人时听到的一个真人真事浮上了脑海。那是厂技校一个学生来实习时聊天说起的,说他家住的弄堂里有一对夫妻是表兄妹结婚,生了三个蠢大儿子,结果家里被儿子们糟蹋得一塌糊涂,夫妻俩从此失去了希望和乐趣,只把每月工资全都花在吃上。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学生绘声绘色学蠢大的样子后,又意犹未尽地补充道:弄堂里的人都说,他们的小儿子本来不蠢,是被两个阿哥带蠢的,颇有

些为他惋惜。我没有想到,过去了差不多四十年,这颗种子会发芽,更没有想到会长成一棵大树。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到,那是因为你比我聪明。

我喜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可常常搞混了主演汤姆·汉克斯和汤姆·克鲁斯,相信你们都不会搞错谁是阿汤哥。后来买到了原著小说《阿甘正传》(英文名〈Forrest Gump〉),我又记不住作家温斯顿·葛鲁姆的名字,请原谅我的记性不好,但我一遍遍地虔诚地读这本书,这一点也许可以算是我的将功补过。我被作家用阿甘这个弱智和白痴的传奇一生来反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艺术手法所折服。于是,我心中的那颗种子发芽了,三个儿子太多,我就写蠢大阿二和他哥哥,让他们走进我生活过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生活中的许多往事会因为透过阿二的眼睛而别有一番滋味。

我没写过讽刺喜剧小说,又不是天才作家,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学。在很长一段写作时间里,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写出讽刺喜剧效果,后来又试图写出幽默、诙谐、搞笑等文字。为此,我又一次地找来了捷克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英国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美国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等书,反复研究他们是如何写作这类小说的。我笨,学不到这些文学大师的十之一二,又转学滑稽、相声的写法,甚至学习笑话、段子的写法等等,我不怕在诸位当代文学大家面前出丑,我坦白我这本小说就是捡拾了外国文学大师们的一些皮毛,来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梳理了一番,如果能反映出那些过去了的年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或者有些许的人生感悟,更有幸对人性的真诚之赞美,对人心的复杂之认识,对世态的险恶之揭露,对市侩的庸俗之讽刺,那对我就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受宠若惊了。

聪明的读者们,请你们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读这本书吧,不要相

信我这个老人会无聊地唠叨：我有一个梦，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在这本书里深藏了玄想奥义，讽刺了谁谁，批判了什么。不，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只想追求一种文学风格，它是喜剧的，讽刺的，幽默的，诙谐的，搞笑的，诸如此类等等。当然，它必定要承载某些实实在在的生活，某些实实在在的故事，某些实实在在的人物，如果你被他们打动了一下两下甚至三下，那就说明你和我怀有一颗相通的心，我在此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遇到困难是不言而喻的，甚至遇到挫折也在所难免，所幸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他们及时地出手相助，使我得以圆梦。第一部写完后，得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资助，列入协会的2013年重点创作项目资助。第二部完成后，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15年度第一期文学创作项目资助。几经周折，在忘年交的朋友胡晓军的帮助下，结识了文汇出版社的陈润华女士，在她的热心帮助下，本书进入了出版的实际操作，又在她的精心编辑下，终于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

最后，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汪澜、孙颢等各位领导，感谢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领导、专家，感谢胡晓军先生、陈润华女士，感谢文汇出版社的领导。

2017年2月22日于上海欣园

目录

前言	1
生了个戇大哪能办？再生个阿二又养戇了	1
童年的快乐在田野，小学里读书倍添忧伤	10
炒青菜跟红烧肉比哪个好吃，想不到赢了	22
不懂普希金的爱情诗，却写小纸条爱情史	35
打乒乓球的女神与男教练一起练混合双打	43
原子弹试爆成功，引起了社会的链式反应	48
戇大阿二想读书，想不到不能这么填志愿	59
文革来了，戇大阿哥成了糊高帽子的专家	70
倪革命应征入伍，去了解放军这座大学校	83
中国的“好兵帅克”，原来是个高射炮兵	89
奉命开赴抗美援朝战场，经历了生生死死	98
与两个越南姑娘的战地罗曼史，笑煞个人	103
美机发射“百舌鸟”导弹引发的喜剧故事	113
意外当了回审讯美国飞行员的蹩脚翻译兵	121
倪革命的屁股上中了一颗美制“菠萝弹”	128
红医所巧遇季春望，女同学为救革命牺牲	136
坐在女战友的墓前，给她讲一个黑色幽默	145

带着老班长的照片，一起去游览上海滩	151
看望季春望的父亲，又做了马桶消防队员	159
半夜里找离家的阿哥，遇到会白相的阿姐	168
四个车间的老故事，跳四小天鹅舞的班组	176
倪革命再次见到爸爸，聚在小饭馆吃老酒	185
参加工人写作小组，写不出反走资派小说	191
阿发师傅讲强奸杀人案，艾妮杀了黑萝卜	198
写小说成了反面教材，老同学聚会想上调	206
请他吃饭，听他讲厂里工人靠啥当上作家	213
阿哥毛病又发了，只好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222
为了读一本好书，竟油印《普希金诗选》	228
参加了工人理论小组，意外学习起古汉语	235
憋大阿哥桃花源里遭奇遇，真的还是假的	246
油印诗集刚遭遇不幸，又流传一首地下诗	252
倪革命想读书，想写小说，想当工人作家	258
革命和简嘉意外相遇，引发了图书馆之恋	266
第一次读《红与黑》和《“天才”》的震撼	279
同一座城市里的人，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287
造反派挽救失足女青年，结果是场悲喜剧	296
革命终于没能上大学，想不到简嘉出国了	307
倪高潮爬上高高的烟囱，引起了人们恐慌	314

生了个戇大哪能办？ 再生个阿二又养戇了

我是戇大阿二，上海话戇大阿二要读作港督阿尼，不，不是香港的那个港督，末代港督彭定康，谁都知道，这是用普通话汉字来注上海话发音，这句话有点拗口，不大好懂，我后来学会了汉语拼音，戇大阿二的发音用汉语拼音就是：gāng du a ni。试着唸唸，阿二是仄声，发音要短促有力，不是喊口令，是发出去的声音要再吃进来，比喻比喻，声音哪能好吃呢？不对，戇字的发音是舌尖音和舌根音不分。会唸了？你就是上海人了，开心咪。老上海有首儿歌，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你问啥意思？我的阿哥也懂，你不懂？他是戇大，普通话就是白痴，北方话就是傻瓜、笨蛋，人文精神学者把他这样的人叫做：弱智。他们会举出一连串的弱智家族的名人：英国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白痴，美国福克纳创造的班吉明。他们举这么多外国作家例子，把人弄得晕陶陶，我心知肚明，这是在为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摆骇威。摆骇威不懂？就是显摆。他们还不肯闭嘴，还要举中国作家的例子，以显得学贯中西：鲁迅写的阿Q就不用多讲，还有一个湖南作家，也写了个白痴，叫什么崽的，那是湖南话，阿拉上海人讲不来，只好米西米西炒辣椒。现在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明确讲《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身体已经成年，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这样的人很像一个白痴。如果他的话到此为止，就没啥闲话好讲，可他山东人米西米西吃大葱，偏偏又讲罗小通不是白痴，这就麻烦了，叫人听他哪一句好。遽得人文精神学者总结了一条文学规律：凡是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都是白痴写出来的。不好意思，我说漏了一个字，写白痴写出

来的。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罗小通就肯定是白痴了。不过，这句话还是有点不对劲，因为很多世界级作家都没写过白痴，写过白痴的作家既没成为世界级作家的也有老多的，至于白痴写出来的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世界级作家，连我这个蠢大阿二也晓得这个道理，噫！

这个噫，是现在小青年最时髦的口头语，常常写成切，还有就是靠，我觉得还是写成“尻”比较好，尻子就是屁股的意思，尻就等于屁，骂人的闲话总归跟人的这部分有关系，对不对？至于说噫还是说尻，这要看他们的心情了，心情好的时候就来个尻，心情微妙的时候就只能噫了。我也学会了人文精神学者的这一套，北方人叫扯闲篇儿，上海人讲瞎话三千，写的美丽点，就是夏花三千，漂亮吧？夏天的花朵满世界盛开，三千不是实数，是夸张，李白不是有诗白发三千丈吗，就是这个意思。我该讲正经闲话了，为啥我叫蠢大阿二，否则我就是人文精神学者了。我的哥哥是蠢大，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海人叫阿二头，简称阿二，所以我就是蠢大阿二，简单伐。

错！尬简单就不要讲了，我还写这么多做啥。我小辰光人家叫我蠢大阿二，不是说我是蠢大的阿二，就是白痴的弟弟，而是说我是蠢大第二，我哥哥是蠢大老大，我是蠢大第二。那时候我老计较的，啥人叫我蠢大阿二，我就不睬他，谁要是欺负我阿哥，我就冲过去打他，结果错打了不少小朋友，人家就联合起来把我兄弟两个痛打一顿。我和阿哥鼻头出血，还哼着“山连着山，海靠着海”，后面的词就记不住了，就乱哼什么“全世界兄弟联合起来”，就这么鼻青眼肿地回家。妈妈心痛我们兄弟两个，从此以后就不让我们出去和人家小朋友白相了。这是小辰光的故事，是我们的屈辱史，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我读了当代美国作家温斯顿·葛鲁姆的长篇小说《阿甘正传》后才明白的。你打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翻过来第二页上就有这样的文字：“那些写文章的人多半说得对——因为他们写的白痴都比旁人以为的聪明。嘿，这一点我同意，随便哪个白痴都会同意。”可惜小说拍成电影后，就没了这句闲话。嘻嘻。不过我现在要补充说一句，蠢大阿二比他们写的白痴更

聪明，不是我牛屎哄哄，不相信你就接着往下看，你要是不笑，我就是你爷。讲错了，你叫我爷。又讲错了？你笑一笑，不就对了嘛。

我妈妈生我的辰光，已经有了慧大阿哥，有趣伐，养了一个慧大儿子还不够，还要再养一个，我爸我妈当时是哪能想的？脑子坏脱了，肯定脑子进水了。我有时候脑子也进水，一进水就犯糊涂，做出来的事匪夷所思。后来听我妈向我汇报当时的情况，我就不再怪姆妈了。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慧大阿二了，而是港督阿尼，我是说我已经是一家中港合资公司的董事长，我妈妈把我当作全家的靠山，有啥事情都要向我汇报的。我现在的故事还是以后再讲，我先讲老早的故事，就像我妈一讲就要从谈恋爱说起，他们是表兄妹，听人家讲这个叫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小人不是慧大，就是天才。这个话我要听，阿哥是慧大，阿二我是天才。上海人把哥哥叫做阿大，弟弟叫做阿二，阿大、慧大，发音蛮接近的，阿二、阿倪，简直活脱似像，跟天才就悬空八只脚了。不过，当时人家讲只讲上半句，慧大，勿讲下半句，天才，后来文化大革命批判天才论，可见大家多少聪明。我爸我妈肯定是被身体里的荷尔蒙冲昏了头脑，文学的说法叫做坠入情河，顾不得将来生孩子的事情，只要眼下湫在情河里就够了。

那是上海解放初，有跳舞厅、夜总会，很适合谈情说爱，我的爸妈都是新中国的热血青年，向往进步，不去，其实也没有钱去那些地方。电影院倒是有夜场的，不过票子有点贵，场子里人也太多。恋爱中的爸妈偶尔也去看一场美国好莱坞电影，都是解放前就进来的经典片子，《出水芙蓉》《魂断蓝桥》什么的，经济上还吃得消，但每次约会都去那里肯定花费不起，再说坐在场子里也不方便亲热，不如马路上荡来荡去自由。上海的马路夜里是免费开放的，小青年谈恋爱就喜欢压马路，这个习惯到我进入恋爱期还保留着，是上海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后来发展出一对对情人去外滩防汛墙搞贴身紧逼，你抱你的达令（darling），我打我的爱舐（kiss），就因为电影院里没有《魂断蓝桥》可看，只好自己来演《爱情故事》，也是美国电影，内部放映。我未来的爸爸也陪我

妈妈去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没有爱情墙，也没有情人示爱，只有黑黢黢的江水流淌，不要钱白看。我妈不乐意，这黑黢黢的江面哪有大马路上的商店好看，黄浦江边上白看也不去，我爸只好陪我妈荡马路，又不能每次都陪我妈荡马路，马路两旁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店，我妈一逛商店就要买东西，我爸这个月的工资肯定一下就花完了，剩下的日子我爸就破产了。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夜公园，门票跟白天一样，不贵，而且夜里开得老晏，湖畔山阴，花前月下，谈恋爱蛮有情调。有一天他俩又来夜公园约会，躲在一棵高大的合欢树下卿卿我我。夜空一轮明月，像面镜子又大又圆。树上开满粉红色的花朵，吐出幽香，夜风吹下几朵落在我妈的头上。我妈要摘下来，我爸不让，说这样满头插花像新娘子，把我妈说得面孔红得像只咸蛋黄。她抬头看我爸，哈哈大笑，原来他头上也落满花朵，像个花痴。我现在不太相信我妈妈说的这些话，总觉得她是根据好莱坞电影编出来的，充满文学青年的情调，现在叫小资情调，小清新，但我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才觉得我对文学的那点爱好，可能就是从她那里遗传的。我妈年轻时迷上了英美小说，《飘》看了不知多少遍，书都翻烂了，还要省下伙食费去看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

我妈背靠合欢树，仰头看月亮：“表哥，阿拉哪能办啦？”

“结婚，大不了不生小人。”我爸抱牢我妈，像树旁又长出一棵人造合欢树。

我妈红着脸小声说：“啥人结婚不生小人的。”

“那就生，”我爸笑笑说，“说不定阿拉的小人还是天才呢。”

“真的啊？阿拉的小人是天才？”

“当然是真的。如假包换。”

“十三点，你跟啥人去换。”

我妈妈忽然想到什么，就问：“真要是生下来的小人是……”这时，天上飘来一朵乌云，遮了明月，暗了大地。

老实说，这些都是经过我加工整理的，好像电影对白，分镜头剧

本，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妈妈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不好非虚构了，只能高于生活了，但当时我真的感动得嚎啕大哭。我妈被我哭晕了，不明白她哪里说错了，惹得宝贝儿子像死了亲妈一样大哭。她抱着我喊道：“儿子，姆妈还没死呢，你要把我哭死啊。”她一讲，我就破涕为笑，人死要哭，人生要笑，我听我妈的话，可我妈我爸当年不听阿爷阿奶、外公外婆的话，他们要是听了长辈的话，就没有我和哥哥了，还是不听为好。我爸我妈要结婚，阿爷阿奶、外公外婆劝都劝不住，只好让他们结婚，出了问题他们自己负责。现在的讲法就是风险自负，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股市的风险是输掉钞票，我爸我妈担的风险可是输掉儿子，不过他们勇敢地和命运赌了一把。不久，我妈妈就生下了我哥哥，白白胖胖的儿子，以为生了个天才，一家人全都高高兴兴的，阿爷阿奶、外公外婆都欢喜他。我爸姓倪，那时候正是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就给他取名叫倪高潮。半年之后，他们发觉有些不对劲，我哥哥的眼睛有点定快快。这话你可能听不懂，定快快属于吴方言，常州人、无锡人到了上海，他们的家乡话慢慢地就被吸收进来成了老上海话，现在的上海小青年也有点听不大懂了，定快快的意思就是眼神呆滞。这回你明白了吧，事情有些不妙，天才变成蠢大，我爸我妈赶紧抱着他去医院看病。那时候的医院是治病救人的，那时候的医生是看病不看钱的，所以我哥哥很幸运地被诊断出来是白痴，医学名称很难记，叫什么先天性大脑发育不良智力低下症，整整出了十四个字，还不如白痴两个字，也不知是医生给白痴看病，还是白痴给医生吃药。

那时候还没有智商这一说，所以不知道我哥哥的智商到底有多少，反正他常常会表现得比正常人更加豪情万丈，常常要掀起新高潮，都怪我爸起名字起坏了。不过那时候社会上也常常在掀起新高潮，所以他的表现也没有引起注意。他只要来了新高潮，就会不停地唱：小塘菜，鸡毛菜，黄瓜绿蔬塌棵菜。活脱似像菜贩子到弄堂里来吆喝卖菜，也不知他啥辰光学会的。这里要解释一下，小塘菜就是小青菜，绿读作陆(lù)，绿林好汉的绿，绿蔬就是茄子，绿色蔬菜，有人写成落苏，难道

茄子像落下的流苏？他唱完后，接下去家里的一切就都倒了霉，铁锅被砸了，菜刀被拗成一团，窗上的铁栏杆被拔出来，扭七扭八地弯成铁蚕宝宝，门把手是黄铜的，金光灿灿，也被他拧下来拍成了铜块。我还小，想做他的跟屁虫也办不到，只能坐在一边哇哇乱叫，两只小手也模仿着砸铁锅、拗菜刀、拔窗栏、撬把手，反正也是一副戇腔，开一句国语，傻样儿。等我爸我妈下班回到家，这些东西就只能拿去大炼钢铁了，我们一家也就跟着时代进步了。不过这些都是我哥哥长大以后建立的丰功伟业，现在他还在襁褓中，他来了新高潮只会把妈妈的奶头咬疼。我爸我妈不甘心，到处求医问药。他们把整个上海滩的大医院都跑遍了，这些医院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给我哥哥进行了各种医疗方案的治疗，加起来我就是把手指脚趾都用上也算不清，反正都没治好他的病，这个倒容易算清楚，只要竖起大拇指就行了，不过要朝下。好在医生们还得出了一个相同的诊断：我哥哥的毛病不排除是非遗传性的，也就是说他成了白痴可能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是我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造成的。这就奇了怪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医疗事故，医院要赔偿的，可是那时候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没有什么医疗事故要赔钱这个讲法，我爸我妈只好吃进，再开一句国语，认了。好在医生们有个谨慎的建议：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这个诱惑很大，我爸我妈商量了半天，也听取了阿爷阿奶、外公外婆的意见，阿爷阿奶还有其他小囡，我的叔叔姑姑，顾不了我爸，不表态，还是那句老话，当初你们不听老人言，现在老人无话言，你们风险自负吧。外公外婆只有我妈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我要叫舅舅，所以对女儿的事倒是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没等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来，我妈妈已经怀上我了，他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再生一个健康宝宝。我就这么来到这个世界了，我向毛主席保证，这句话是文革时最流行的，就像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不是戇大阿二。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围着我忙开了，把我哥哥忘在一边，他很生

气，咕咕哝哝地说了一大堆话，可是谁也听不懂他的话，只有我听懂了，他要我好看，我以为是句祝福，祝我长得好看，结果不是。后来他就阴险地和我好，哥俩好本来也没错，可他却意志坚定地把带我带成了一个蠢大阿二。我满月后，我妈就去上班，我爸也上班，他在家也没用，他又没有奶水给我吃。阿爷阿奶没空，只有送到外公外婆家里，请他们带我和我哥。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哪能照顾得来两个孩子，就贪图省力常常让我们在一起玩，这就给我哥有了可乘之机。这话好像是说我哥哥对我不好，其实我哥哥对我挺好的，他老是斜着眼睛看我，把我逗乐了，我咯咯地笑着，也斜着眼睛看他，后来还发展出斗鸡眼来，就是两只眼睛尽量朝里斜，可见我不仅模仿能力很强，而且创造能力也很强，让我哥哥反过来学我样，还学得惟妙惟肖。我们俩就整天斜白眼对斜白眼，斗鸡眼对斗鸡眼，一斗上眼睛就回不来，好玩极了。后来就习惯了，我斜白眼看外公外婆，斗鸡眼看爸爸妈妈。大人们急坏了，怎么又是一个蠢大儿子。我爸我妈又带着我跑遍了上海各大医院，医生们全穿白大褂，所以说出来的话也像白大褂一样苍白，说我是什么后天性大脑发育不良智力低下症，和我哥的病只差一个字，属于同类，疑似白痴。我爸受不了这个打击，要把我们统统送人，我妈舍不得，两人为此大吵了一场。他们以为我们小人听不懂他们大人在说什么，当着我们的面就吵了起来。其实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要送我们哥俩到阿爷阿奶那儿去住。这有什么好吵的呢，外公外婆带我们和阿爷阿奶带我们有什么区别，大人真是的，在一起就喜欢打情骂俏。

自从我知道爸爸要把我送阿爷阿奶家，我就睡不好觉了。有一次半夜我爬到爸爸妈妈的床上，我要和他们一起睡，否则我去了阿爷阿奶家，就不能和他们一起睡了。我钻在爸爸妈妈中间，爸爸被我吵醒了，轻声说：嘘！轻点儿，你会吵醒妈妈的。我冲他翻白眼，说：我不会吵醒妈妈的，我还没生出来就认得她啦！说着，就搂着妈妈的脖子睡着了。睡梦中，我听见爸爸妈妈在说话。爸爸推心置腹地说：这两个都是蠢大，将来谁来给我们养老送终？总要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吧。妈妈

想想倒也是，迟疑地说：可是医生说老二本来不慧，是高潮把他带坏的。爸爸就等着这句话呢，眼里放出精光说道：就是，我们不把他们送走，就是再生一个健康儿子，也会被他们带坏的。妈妈摸摸我的头，说：你真舍得不要他们了？他们都是你的儿子。爸爸有些恼火，说：儿子，儿子，都是慧大儿子，有什么用。妈妈不高兴了，说：痢痢头儿子自家好，你舍得，我可舍不得。我忍不住睁开眼睛说：我不是痢痢头。爸爸把我一下拎回到我自己的床上，结果把我哥也弄醒了，我们就闭着眼睛哭起来，妈妈起床过来安抚我们，等到大家都想睡觉了，天亮了。

我爸没想到，他没把我们送走，倒把自己送走了，我妈要和他离婚，独自带我们两个过下去。他没想到在我妈的心里儿子比老公重要，即使是慧大儿子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老公却永远不可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妈坚持不送走我们，我爸坚持要送走我们，我和我哥一直躲在我妈的身后，像躲在老母鸡翅膀下的两只小鸡，我爸成了抓小鸡的老鹰。我们以为是在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可是有一天爸爸收拾好自己的衣物走出了家门，我追上去要跟他玩老鹰捉小鸡，他跟我讲他要出差一趟，回来再跟我白相，其实从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家来。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泪水哗哗地流下来，一路淌到嘴边，我伸出舌头一舔，咸津津的，好吃。那时候，外公外婆感到对不起我妈，去西天白相了，一去也不回来了。我觉得老奇怪的，出差到啥地方，西天是啥地方，尬好白相，大人都要争着去？不过，没多久我就分出两个之间的天壤之别：去西天比出差远，而且真的一去不回，出差还是会回来的，不过啥辰光不晓得。有一天，大概是外公外婆去西天白相后，我妈妈忽然跟我说，在家里好好跟哥哥待着，不要到外面去乱跑。我点点头，妈妈没有多看我一眼就走了。我脑子平日里总是糊里糊涂，现在却忽然开了一条缝，缝里透出来一个可怕的声音：妈妈不要你了！我吓一跳，赶紧跟了出去。没走多远，我就看见我爸和我妈站在那里说话，哎呀，原来是爸爸回来了。我真想冲过去抱牢爸爸，不让他再走了，可是我的脚立了一动

也不动。我听见我爸说：阿拉大家都朝后让一步，送走高潮，留下革命，好不好？我有点搞不大明白，没有高潮，还有革命吗？我妈说：高潮、革命都是我儿子，一个都不能少。我有点听懂了，爸爸不要我哥高潮，他也不想，没有高潮，我妈能舒坦吗？还要把我革命送给外头人，唉，我不想拥抱他了。我爸还要劝我妈：高潮是没有办法了，可革命还能挽救，只要调教得当，他会正常的。我妈摇头，说：你不要多讲了。没有高潮，我浑身不舒适。我爸握住我妈的手，问：那你带着他们搬到郊区去住，就舒适了？我妈说：单位已经分给我房子了，这里的房子我会让出来给你的。我爸说：不急，不急。你要是在郊区住不惯，还好搬回来住。我看见我爸走了，我妈也回头朝我走来，我迎上去说：妈妈，我在家里，啥地方也没有去。